

# 荫桔梗

泡坂妻夫

AWASAKA TSUMAO



七曜文库

邹微译



# 荫桔梗

郭微译

KAGE KIKYOU by AWASAKA TSUMAO  
Copyright © 1990 ATSUKAWA YOUKO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arranged with  
SHIMAZAKI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Agency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858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荫桔梗 / (日) 泡坂妻夫著; 邹微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7  
(七曜文库)  
ISBN 978-7-5534-1866-7

I. ①荫… II. ①泡… ②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1635号

## 荫桔梗

---

作者	[日]泡坂妻夫
译者	邹微
出品人	刘丛星
创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策划编辑	渠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李瑞玲
封面设计	未氓
开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张	7.75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

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址	<a href="http://www.beijinghanyue.com/">http://www.beijinghanyue.com/</a>
邮箱	<a href="mailto:jlpg-bj@vip.sina.com">jlpg-bj@vip.sina.com</a>
印刷	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

ISBN 978-7-5534-1866-7 定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 010-63109462-1040



— 七曜文库

# 泡坂妻夫

AWASAKA TSUMAO

# 荫桔梗

## Contents

2 1 9	1 9 9	1 7 3	1 4 5	1 2 3	1 0 9	0 8 5	0 6 9	0 4 1	0 2 7	0 0 1
校舍惜别	焕染	彷徨	龙田川	十一月五日	柔竹先生的字	荫桔梗	钗	绢针	遗照	增山雁金





增山雁金

增山雁金………



有一种稍微特别的纹章，名曰增山雁金。

“增山”是家门之名，即伊势长岛藩两万石的谱代大名增山家。他们去江户城谒见将军之时，是候命于“雁之间”<sup>①</sup>的——兴许便是因此，该大名的家纹便定作了增山雁金。<sup>②</sup>

雁这种鸟儿自古以来常被歌咏描绘，是一种人人熟知的候鸟。人们将大雁飞行的姿态样式化为一种花纹，进而用作了家纹。《宽政重修诸家谱》这份资料中称，那个时代用雁纹当家纹的武家<sup>③</sup>恐怕有五十家以上。以雁为素材而设计的纹章本身也绝不在少数。

似乎开篇全在扯些不相干的话题，实在抱歉。前人将雁设计为简化图形时，使用了字母V的钝角化形态“∨”——当然，展开双翼作“∩”形翱翔天际的鸟类绝不止大雁一种。这大概就说明了人们对雁的钟爱吧！

- 
- ① 地方大名拜谒将军时，需按门第和官品在不同的场所候命，候命场所共有七等，“雁之间”是第六等。
- ② “雁金”是一种单只雁的纹章，“增山雁金”是以“雁金”为基本构图元素变化而来的另一种雁纹。
- ③ 相对天皇、公卿而言的武士门第，自将军、大名而下都称武家。



被描绘为“~”形的鸟，既非鸭子，也非乌鸦，而被限定为雁。因此，若说“~”是种图形，倒不如说它更近于文字。

作为纹章的“雁金”，也被绘作了古色古香的“~”形。



有趣的是，除了“~”形雁金，另有一种“8”形雁金纹，那便是“结雁金”。



“结”是纹章设计中的一种变形法，源自以打结绳索的形状来更逼真表现素材的构想，诸如“结柏”、“结梅”、“结桔梗”等都属此类，它除了使图形更富趣味，似乎另有着符咒的意义。我一直以为结雁金亦属此类，最近才知道这好像不对——《一遍上人绘传》这本古画卷中早就出现了画成“8”形的大雁。换言之，雁自古就有“~”形和“8”形两种画法，结雁金不像是变形而来，而是源自画作“8”形的雁。

言归正传，我们说说增山雁金吧。



这是圆环内斜飞着一对“~”形雁金的纹。两只雁齐齐将喙子指向左方，朝着西北飞去。

我前面虽说以雁为素材的纹章绝不在少数，但就构图方式来讲，这增山雁金当真是个特例。

前人设计的花纹大多左右对称，既美观又具有安定感。而堪称花纹之集大成者的纹章，左右对称的更占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然而，增山雁金别具一格，其对称轴是倾斜的。这种情况很少见，除了新月纹，我再想不出别的例子了。向左上方开口的新月纹，其对称轴确实确实是倾斜的。



我想，最初设计这类纹章的人不该是有意标新立异。就像存在着“雁行”这个词一样，设计者不过是将斜行于天空的大雁和斜挂在夜空中的新月如实摹写下来罢了，自然而然就绘成了对称轴倾斜的纹章。

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份绘制增山雁金的工作，期间还出了一点小问题。

订制和服的客人看到衣上绘好的纹章后，说自家的家纹不是这样的。

“不可能吧？我画的可是正宗的增山雁金。”我如此主张。

“客人说雁嘴不对。”

内田屋师傅说着，打开了崭新的叠纸包<sup>①</sup>，将一件缝制好的丧服展开。

因是两周前刚完成的工作，我尚自记忆犹新。

当时收到的是一幅纯黑纺绸带五纹的初裁衣料<sup>②</sup>。过去定做丧服的流程是这样的：客人先挑选好纯白衣料，将它送到专门的黑染坊染黑，如果客人指定的是雁金纹，染坊师傅便会将雁金形状的糊浆糊在白色衣料的相应位置，染好后再剥落糊浆，将衣料交给上绘师<sup>③</sup>。上绘师仔细描画雁金的嘴、眼等各个细部，将雁金纹正确无误地添绘完成。

内田屋师傅拿来的衣料为顾客省了些工夫，买来时便已染黑并在落纹位置留出了圆形白底。这种留白区域名曰“白饼”，上绘师便是在白饼中添绘纹章。

直接售卖这种带白饼的初裁衣料，为的是更高效地生产和服，但这带来了一个问题：由于不能再经“水洗”作业去除布面多余的染料，添绘在“白饼”中的染料遇水可能晕开。我们把这种情况形容为“纹哭了”。

内田屋师傅说道：“你画的增山雁金，上面的雁是开口的，下面的雁是闭口的，对吧？”

- 
- ① 用厚和纸折叠而成，专用来包装和服和结发用具的纸包。
- ② 将家纹添绘、印染或刺绣于和服上是日本独有的习俗。在和服上落纹时，纹章的位置是固定的。最正式的礼服要有五枚纹章，非正式的可以只有三枚或一枚纹章。带五纹的和服，纹章的固定位置是：前胸两侧各一枚，两袖前端各一枚，后背中央一枚。带三纹的和服，省去两枚胸纹。带一纹的和服则只有背纹。
- ③ 在染布时留下的白底上添绘花样的匠人。

“对啊,这是‘阿吽’<sup>①</sup>,浅草寺的仁王像、神田神社的狛犬<sup>②</sup>都是这样的呀!凡是成对的东西,历来是一方开口、一方闭口的。”

我翻开样纹图册给他看。上绘师的工作便是在衣服上添绘与样图分毫不差的纹章,是不能因不中意雁金的眼神或嘴形这种理由而随意更改图案的。

“这倒真是……”内田屋师傅认同了我的说法,却仍然愁眉苦脸,“但是,客人的家纹确实不是这个样子的。两只雁都是闭口的。”

“那就不是‘阿吽’而是‘吽吽’了呀!”

“‘吽吽’就‘吽吽’吧,谁让客人的家纹就是那样呢……”

“那就不算是增山雁金了吧?”

“客人说家里的增山雁金确实就是这样。她给我看了她的一件留袖和服<sup>③</sup>上的纹,确实都是闭口雁金。”

“那件留袖和服不是内田屋师傅经手的吧?”

“对。我只要接到需落纹的衣服都会拿给你。那位客人是头回来我这儿,据说她从前一直去的那家店的店主去世了。”

“真伤脑筋……”

“确实伤脑筋啊!”

这个人称“内田屋师傅”的人,是在早稻田开洗衣店的拆洗<sup>④</sup>师,当时五十来岁,胖墩墩的身材和圆乎乎的脸都挺有

---

① 佛教咒语用字。“阿”发音时口型为开口,“吽”发音时口型为闭口,象征着万物的起源与终结。

② 神社门前或殿堂中摆设的状似是狮子的石兽。

③ 跟大袖口的“振袖”相对的普通袖口和服,已婚妇女常穿。

④ 和服特有的洗涤方法。利用和服直裁直缝的特点,将缝接处拆开,还原为一整幅布料来清洗。

喜感，性子热络且极好言谈。那时他大约每月来我店里一次，将需要落纹的衣料交给我，交付工作后也不会马上离开，而要坐下来边喝茶边自说自话地东拉西扯一番。

内田屋师傅以前当学徒时，顾客中有位出名的说书人。他常被遣去那位说书人家里接送衣服，来来去去间，竟将对方正在习讲的评书小段小段地学下不少。

“怎么样？要不别当拆洗师了，来试试说书？”

那位说书人明明只是调侃他，内田屋师傅却当真琢磨起了拜师的事——所以说，他骨子里就是个话痨。

这话痨师傅唯有此刻愁眉不展。虽然按理说来我并无错处，但不管有错没错，商家只能按照顾客的要求做衣服。内田屋师傅现在是两头为难。

我问道：“客人来订购的时候，有没有把那件留袖和服拿给您看？”

“看倒是看了，但嘴的开合这种细节，我完全没留意……”

“客人没提醒说那跟普通的增山雁金不同？”

“嗯。”

如此说来，双方都有疏失。但这种情况下，吃亏受累的总是制作加工方。

“上绘师”确切说来应是“纹章上绘师”，电话号码簿中均有收录。

他们姑且算是画师，却不是艺术家。

若冠上“艺术”之名，那就厉害了。

就算真弄错了，只要坚称“我才是对的”，别人便无话可说；相比之下，匠人就憋屈得多，纵然画得毫厘不差，只要客人说错了便是错了，就算是得意之作亦不得不返工重来。

无论哪个大家族都自有其传统和成规，即便有些出离常识，只要说这是家门传统便无可指摘。内田屋师傅的那位客人恐怕就属此类。不知那家人的先祖是因为粗心大意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将增山雁金异变为“吡吡雁金”用作了家纹，结果害苦了后来的诸多匠人。

“总之这样是没法儿交差的，还是请您将纹抹去再改绘上吡吡雁金吧！”内田屋师傅说。

“那可是大工程。”我垂头丧气。

用药剂抹去纹章的染料，将纹还原为白底并非不可能。黄莺的粪便就有此功效。不知最初是谁发现的——鸟粪中似乎含有能溶解染墨胶质的酵素，所以自古被用作除染剂，不过，只要是正常喂食的鸟，其粪便都功效相当，不知为何却单单选用黄莺的粪便，大概一般人都认为美人之物必属上品吧！

现在，生产商已经推出了精制过的除染药剂，从前只要到养鸟人那儿便可弄到的东西，现在非得出钱买不可了。无论什么都要钱，大概也正是现代社会的构筑方式。

总之，用上述方法将增山雁金改成“吡吡雁金”并非不可能，人工和时间均非问题，只是，亲手擦去自己精心绘制的纹，总归是一件非常痛苦之事。

我提出了折中方案。

“只要让上面的雁嘴闭上就可以了把？”

“是啊。”

“那么，我先用染料将上嘴那一小块涂掉，再用胡粉小心修饰一下，嘴就闭上了。”

“这行吗……”

“没问题，穿上后绝对看不出来。不过，对着光的话便会看出涂过胡粉的部分。”

“毕竟是缝好的衣服，应该没人会拿去对光看吧。”

“所以，若干年后把衣服拆开来洗时，对着光才会辨认出涂过胡粉。要说弄虚作假，这也算是弄虚作假吧！”

“也就是说……只要客人同意用胡粉修改就行？”

“是的。那位客人好说话吗？”

“没太打过交道，不好说，不过，光看她连这种细节都不放过……总之，我帮你问问看吧。”

我好像看到一张不怀好意的老太婆的面孔，自丧服的阴影下浮了出来。

一个来自有着出离常识的传统的家族、注重礼法和门第、将先祖奉若神明、对儿媳苛刻严厉、丈夫死后仍能活得神气十足的老太婆。对匠人来说这可是最棘手的类型。

内田屋师傅回去后，隔了两三天便来电话说客人同意了用胡粉修改。

总算不用除纹，我松了口气。用胡粉修改的话，很快便能弄好。



内田屋师傅来取那件丧服时，手里提了个点心盒。

“客人说，很抱歉，给纹章师添麻烦了。因为从前的拆洗师长期接她家的工作，不用交代便会为他们定制‘吡吡雁金’纹，所以这次就忘了说明，只好自怪疏忽。她托我将这盒点心交给你。”内田屋师傅又道，“另外，她想请你画一张吡吡雁金的样纹。我告诉她，现在有很方便的工具，您不如去复制一份，她却坚持要一张可以长久留存的真正样纹。对了，她还夸你手艺好呢！我就告诉她，这位纹章师是那家店的第三代了，虽然在大塚开店，却是神田出身的行家能手呢！”

内田屋师傅终于恢复了一贯的说话方式。

我心中那个“不怀好意的老太婆”形象自此消失了，但我尚未想到对方会是位优雅美丽的女性。

这已是十来年前的事了。最近，我偶遇了那位身着“吡吡雁金”丧服的女性。

我是在“马屋师傅”的葬礼上见到她的。

马屋师傅这称呼只能私底下用，是我取的绰号。

那家店实际的屋号是“志摩屋”。

同样是拆洗师，马屋师傅与内田屋师傅却性格迥异。这两人光体形就大不一样。

马屋师傅全不似内田屋师傅的圆圆墩墩，他人高马大，一张脸又黑又长，五官均匀分布在面部——若不是这样，那张脸会显得更长。“马屋”的诨名便取自他的脸。

马屋师傅看上去比内田屋师傅老得多，但据说实际上还比他小两三岁。

在接人待物上，马屋师傅的态度更近于牛，寡言少语，直来直去，一望便知是那种刻板老派的匠人。他若遇上“叫咋雁金”这种事，八成会对我说：“你也是拿钱干活的吧？”

便是这种不圆通的性格。

他跟内田屋师傅一样，大约每月一次来交付工作。

“你好。”

他突然出现在店中。

“这个拜托你了。”

就算上茶给他，他也不会和你拉拉家常，只会抽着烟木然呆坐，临走时说句“那就拜托你了”就回去了。

他偶尔会在我店里遇上内田屋师傅，这种时候都是内田屋师傅在唱独角戏。

“怎么样，生意如何？身体还好？最近的天气总是时冷时热呢……”

内田屋师傅对他的评价是：“那是只坏掉的计算器。我以后就这么叫他得了！”

马屋师傅的店开在牛込，与内田屋师傅同属一个区，因此他们在同业行会的聚会上经常碰面。

“我家有只坏掉的计算器，一按等号，出来的答案永远是五五五五，志摩屋也一样，不管和他说什么都只回答：‘是这样吗？’所以是只坏掉的计算器。”